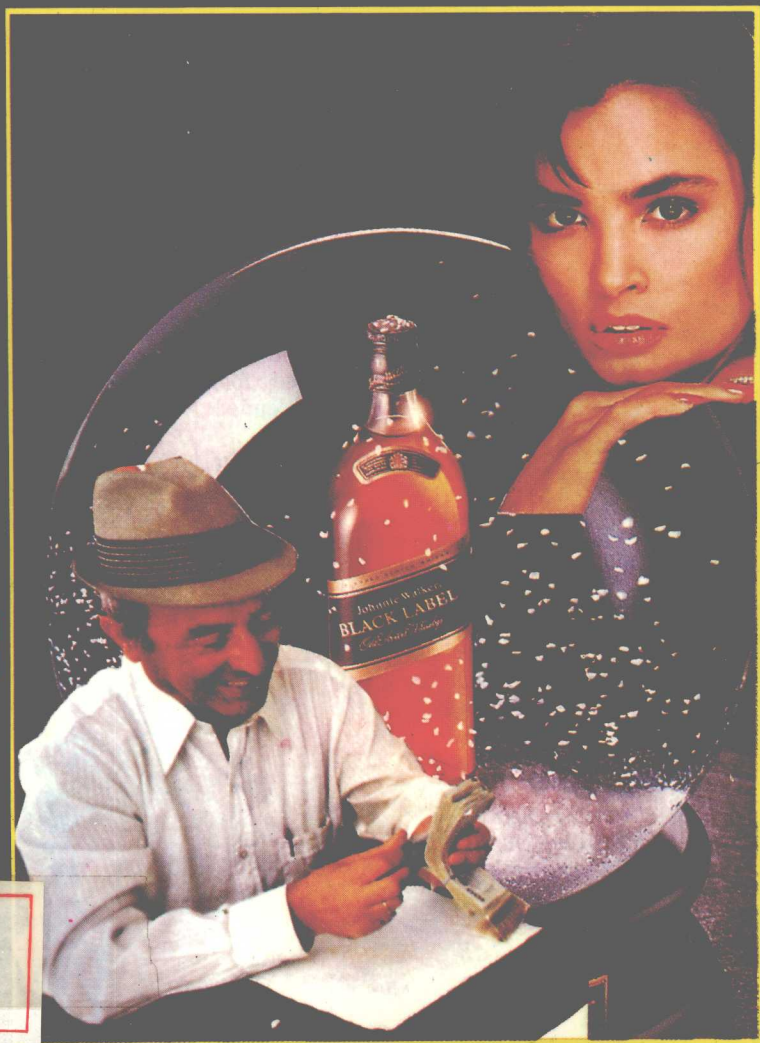


# 招财进宝

E·S·贾德诺著/周辛南译



12.45

海外畅销逾三亿 自有惊心销魂处

## 第一章

护士小姐说：“杨大夫希望你见病人之前先能见他一下。请你跟我来。”

她在向前走，有韵律的脚步声，和浆烫过的白制服沙沙声，透散着专门职业的气息。

“赖先生。”她通告说。

我走进办公室，她把门自我后面关上。

杨大夫有薄得透明的鼻梁，细而透视力强的眼睛，看他脸我好像在看一条直线，两边各有一个黑点。

“赖唐诺先生？”他问。

“不敢当。”

长而冷的手指握住我手。他说：“请坐。”

我坐下同时说：“我的飞机四十七分钟后起飞。”

“我会尽量简短，你是来接柯白莎太太出院的？”

“是的。”

“她的情况你都清楚吗？”

“不多。她感冒后转成肺炎，洛杉矶的大夫建议她来这里作长期休养。”

“他们告诉你原因吗？”

“没有。”

“你是她合伙人？”

“我是她雇员。”

“她主持一家私家侦探社？”

“是的。”

“你现在全权在代理她的业务？”

“是的。”

“她对你有非常好的评价，赖先生。”他说：“十分信任。”

“从薪水上，不太看得出来。”

他笑笑：“我倒希望你能知道她的情况。我不想使她紧张所以没告诉她。最好你能请她洛杉矶的大夫告诉她。”

“她到底什么情况？”

“你当然清楚她有多重？”

“不真正知道，她有一次告诉我，任何她吃下去的东西都会变成脂肪。她什么不吃只喝水也会胖。”

杨大夫逐字严格地说：“不可能，她只是因消化机能良好，她——”

“把每一点食物都变为营养。”

“可以这么说。”

“那就是白莎。”我说：“她就是这样。”

他观看我数秒钟说：“我给她订了一份严格的饮食单。”

“她不可能遵守的。”

“所以要请你来监督她。”

“我不可能监督她，再说我也忙不过来。”

“以体重来说，她已把自己弄到十分危险的情况了。”

“她不关心这件事。”我说：“她本来很重视体型。直到有一天发现她先生对她不诚实。于是她让他有女朋友，而自己猛吃，至少这是她自己告诉我的故事。先生死后她照吃。”

“给她减肥已很成功。目前体重必须保持。绝对不能再肥，”

否则心脏会不胜负担。要知每磅脂肪须多少微血管来供应血液。她以前就是循环不良才小病变大病的。”

“你有没有和柯太太谈过？”

“有。”

“她反应如何？”

我可以从他眼中见到愤慨的表情：“她叫我滚我的蛋！”

“正是她的口气。”我说。

他按了一下铃，护士立即开门。

“赖先生来见柯太太，她可以出院了。”杨大夫指示。

“是的，大夫。”

“费用都付了吗？”我礼貌上应该问一下。想像中他们会回答收费单会寄去办公室，再寄支票来结帐不迟。

大夫避开我视线说：“已妥协了。柯太太提了强力的抗议，所以费用我们已——妥协了。”

我跟随护士经过一条长走廊，上了一层楼，她停在一扇门前。我把门推开。柯白莎说：“滚出去！费用已付清，再也不量体温——噢！是唐诺，你来得正是时候。进来，进来，不要尽站在外面。把我行李拿着，早离开这鬼地方早好。全世界最——你怎么啦？唐诺。”

我说：“我几乎不认得你啦。”

“我自己也不认得啦。我病重的时候轻了不少。大夫不准我吃东西以免体重上升。昏他的头，唐诺你知道我现在多重，只有一百六十磅啦。以前的衣服一件也不能穿了。”

“你看起来很棒。”

“少来！少来这鬼大夫那一套。一定是鬼大夫要你来拍我马屁，又告诉你我心脏不胜负担，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杨大夫那种刚出道的把戏，我要是看不透还能称为侦探呀。我说等你来接我，他就问飞机什么时候到，又对护士说你一到先要见你，都是一派胡言。你把我的业务弄得怎么样了？赚钱了吗？最近我开支太大，公司一定要紧缩每一分开支。你知道所得税征得多凶？我同意爱国，但是全国军备都要靠我来——”

我抓起行李说：“班机十点起飞，我有部计程车在等。”

“计程车！在等？！”

“是的。”

“你为什么不早讲。你看你在这里嚼舌头，计程表在那里滴嗒滴嗒吃我们钱，我的收支永远不能平衡。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你老以为钞票是树上长出来的，照你乱花的样子看来，你——”

白莎大步跑出房门时，护士伸出她的手说：“再见，柯太太，祝你好运。”

“再见。”白莎没回头，一面回答一面加速在走廊上跑。

我说：“讲好等候不要钱的。”

“噢。”她说，缓下脚步。

我们步下阶梯，计程驾驶代我们装行李。

“机场？”他问。

“机场。”我说。

白莎向后靠在车座上：“区先生的案子怎么样了？”

“结案了。”

“结案了？你把目前我们唯一在手的案子结案，我还赚什么钱？”

“我们找到她，他付了奖金。”

“噢。”她说。

“我们有了另一件案子。”我说。

“什么案子？”

“还不知道，一位华先生来信，希望今晚我们派人到拉斯维加斯和他见面。”

“先汇钱了吗？”

“没有。”我答。

“你怎么问他？”

“电告他我会去见他。”

“没要他付定金？”

“没有，我们反正要经过那里，我可以留一晚，并不多花费什么。”

“我知道，但是你本可先向这位花先生要点钱花花——”

“华先生。”

“好，不管她姓什么。他想要什么？”

“他没说。”我从口袋里拿出他的信：“这是他来信。看这信纸的材料，几乎可以代替金属做飞机外壳了。”

她看看那信纸信封说：“我跟你一起耽搁一天见见他。”

“不，你应该休息一、两个星期。”

“胡说，让我自己来接头。”

我什么也没说。

我们在起飞时间十五分钟前到达机场。在候机室等候。过不多久，自东来的班机到达。扩音机宣布西行旅客开始登机，白莎和我进入机舱。约有半打过境旅客早在机上未下机。白莎找座位坐下，长叹一声说：“我已经开始饿了。唐诺，跑回去

给我买两块巧克力条。”

“不行，没时间了。”

“不要那样，还有两分钟时间。”

“你的表慢了。”

她又叹口气重重靠向椅背。靠窗坐的男人转头偷瞥她一眼。

“你还好吗？”我问。

“还好，两个膝盖不听话，肚子空空，全身像块抹布，鬼大夫把我整惨了。”

我外侧那位男士看看表。指着表面，离起飞尚有三分半钟，他说：“我这个表最准时。”

白莎转过头来。我说：“是的，我知道她表慢了，你看我也是准时的。我才在大厅对过时。”我把表给他看。时间和他的表是相同的。

他想说什么，但立即改变意见，把头转看窗外。

飞机引擎发动，渐渐加快转速。一位迟到的旅客匆匆登机找座位坐下，紧张地以为立即起飞。过了一下见尚无动静，显现出奇怪的样子。

柯白莎看看她自己的表，又看看我，又二分十五秒后飞机慢慢驶离机坪。

我们飞离地面，引擎声变为较轻及单调之震动，白莎进入瞌睡。我外侧的男人侧身向我，对我耳语道：“你是故意弄错时间的，对不对？”

“没有。”

他笑笑说：“你别骗我，我对心理学最有兴趣。”

“很有兴趣的学问。”

“你们来自春泉疗养院？”

“她。”

“我听她说大夫以及两膝不稳，所以知道。”

“嗯。”

他看了我一下，靠回椅子，看向窗外。过了半小时他再转向我说：“她在减肥？”

我摇摇头。

他转向窗外，我休息着，过不多久，我听到他侧身，感觉他在注视我。我睁开眼见他正集中注意力在观察我。我转向他对他耳语道：“大夫要她减肥，她患了感冒及肺炎，她不得不减了一百磅。大夫叫她维持现况。她不在乎。她爱吃。现在请勿打扰，我要睡一下。”

他开始有点惊奇，而后懂了，笑笑说：“你说对了。”

我也瞌睡了一下。醒来时飞机已落地。我外侧的男人侧过身在我膝上轻轻打了两下。他匆匆问我：“她如此超重有多久了？”

“我也不清楚。”

“我看恢复起来一定很快，你想控制她更困难。”

“不管我事，那是她自己的健康。”

“你们不是亲戚？”

“不是。”

他有点失望地说：“我也许可以帮她点忙，同时做一点心理学的实验。我打赌，已经很久男人没有把她当女人来对待了。我在这方面给她一点启发，你看会有多大反应。”

“不必为我而牺牲。”

“我自愿的，我非常有兴趣。”



说好，与我无涉。”

飞机已停妥在住出口，空中小姐宣告本站停留时间十分钟，引擎关闭，多数旅客离机散散心，伸伸腿。

“觉得怎么样？”我问白莎。

“软得不像话。”

“大病初愈，自然现象。”

“饿出来的。”

“要离机走走吗？”

“我要出去买点巧克力条。”

她离机，走进大厅，在供应站买了两块巧克力条。

曾坐我外侧的男人慢步到她面前，说些什么话。白莎用硬绷绷的脸色看着她。他再接近点看看她，要离开，又转回，说了些话。白沙笑了。

我买份报纸，看看标题。一会儿那男人轻敲我肩说：“打个赌如何？”

“免。”

“我打赌她不会去吃这两块巧克力条。”

我折起报纸：“她付五分钱买的吧？”

“没错。”

“她会吃掉的。”

## 第二章

飞机在沙漠上慢慢下降，掠过强光眩目，点缀着一丛丛窄叶灌木和山艾树的遍地黄沙。飞机的阴影自机上下望清清楚楚。而后飞机着地，自跑道滑行到人口众多的建筑物大厦。

“终于到了。”我对白莎说。

坐我外侧的人惊奇地问：“你们也在这里下机？”

“是的。”

“我也是。”他说。

白莎向他笑笑：“那很好，说不定我们还会见面。”

我们一起下机，在带我们进城的车子里，那人问：“你们在这里留久吗？”

“尚未决定。”

“公事？”

“是的。”

白莎坐在驾驶右侧，那人凑向前把嘴唇接近她耳朵说：“拉斯维加斯你熟悉吗？”

“不熟悉。”

我们沉默了一下，那人说：“萨儿萨加夫旅社是一个暂住的好地方。名字有点怪。你知道了它是把拉斯及维加斯分别倒过来拼就的，十分好记。这儿真是一个奇怪的城市，雷诺城名声很大，但它有的这里都有，我觉得这里还更好。”

“两地我都去过。”

“那我就不必介绍了。”

柯白莎在座中转动着：“沙漠气候真令人舒服。”

那人做个稍稍鞠躬状：“沙漠气候使你好看得很，你是健康的象征。”

“那是我的化妆。”白莎说。

“你闪耀的眼光，杂货店里是买不到的呀！你假如化了妆，那不过是锦上添花。像你这样平滑细致的皮肤也不一定需要化妆。”

白沙不知有多少年没有听过这种赞美了，我看着她真怕她会漏出‘去你的’来。但她却微笑着，把脸转向车前，微笑竟溶成了痴笑。

萨儿萨加夫旅社，柯白莎登记着柯太太。那人说：“巧得很，我到这里的目的是接见一位柯先生的代表。”

柯白莎看着他，突然说：“你是花先生？”

“华先生。”我礼貌地修正着。

他惊奇地愣着。“但是——我——”他转向我：“你是赖？”我点点头。

“那么所谓柯氏是柯太太，不是柯先生？”

白沙说：“我的侦探社用柯氏名义省得不必要的解释。”

华先生说：“我们上楼谈。去你的房，柯太太？”

“好，”她说：“十分钟之后。”

他的房在我们下面一层。当他先离开电梯时，白莎说：“他挺不错的。”

“嗯哼。”

“蛮文雅，挺突出的。”

“嗯哼。你怎么没吃巧克力条。”

“现在不吃，我有点头痛，暂时留着。你快去你房，十分分钟内到我房间来，我不要让华先生等候。”

“我会到。”

我盥洗一下。九分半钟的时候到达白莎房门口，举手敲门的时候华先生也到了。

白莎让我们进门，我嗅到面霜的香味。“请进，华先生，”她说：“请进随便坐。唐诺，你坐那边椅子。”

我们坐下，华先生疑问地看看我说：“你不像我想像中要见的那种人。”

柯白莎自樟脑丸中找出羞嗒嗒的笑容，挂到脸上，搔首弄姿地说：“我也使你出乎意料吧？”

“当然，我简直不能想像，你这样娇秀，优雅的女人曾做这种职业。有时须要卑鄙污秽，就太委屈你了。”

“倒也不见得。”白莎用矜持的语气委婉而言：“有时也非常有兴趣。当然卑鄙污秽的工作都由唐诺去做，你找我有何事要办呢？”

“我要你们寻找一位年轻女郎。”

“唐诺对这种事最在行，他才完成一件类似的案子。”

“这件事比较不一样。”

白莎小心地问：“你是她父亲吗？”

“不是，是我的儿子非常关心——过分关心的人。”

我们等他继续，他把脚架在膝盖上，把雪茄的尾部剪掉，问道：“允许我抽烟吗？”

“尽管请，”白莎说：“我喜欢男人抽雪茄，象个男子汉。”

他点着雪茄，小心地把火柴放进烟灰缸。开始说：“我的独子叫华费律。我负责一个广告事业，我要费律跟我组织股份公

司，我在他结婚时要给他一半股权。”

“那很好。”

“费律不太喜欢受办公室束缚，也许我太溺爱了，但他闹起恋爱来倒十分认真，他就是对那女郎太痴了。她是一家飞机工厂经理的秘书，她是非常能干可信的。费律受她影响很大，他突然决定抛弃一切享受，要努力工作，真是一个太大的改变。”

“你一定非常高兴他这种变化。”

“是——从某方面言来——但是——”

“你希望他们结婚吗？”

“最初我希望费律在事业有成后再结婚。他已二十八岁，除了玩乐旅行什么也没做过，我没办法使他做正常工作。”

“原来如此，那女孩又怎样了？”

“婚礼举行前两天，正确日子是十号，她失踪了。”

“有没有留言或线索？”

“什么也没有，她就是失踪了，而且怎么也找不到。”

“假如你觉得结婚早了一点，这不正好吗？”白莎问道：“她既是失踪，一定有她原因——也许是自愿的，或者是不想当媳妇了。”

华先生双手一摊，肩一耸：“这些我都想过。”

“还有什么困难？”

“我才告诉你，费律受她影响很大。老实说我还有点反对这件婚事，但是她失踪的情况，使我非设法找到她不可——为的是费律。费律为此不能入睡，也不吃东西。整天呆呆愣愣，体重下降，失魂落魄。”

白莎说：“好，唐诺会找到她。”

他转向我。

“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我说。

“我说过，可娜替仑道夫飞机公司一位经理做秘书，她和另一位女郎合租公寓居住。她失踪那天早上，她有点情绪不定，心神分散，和她同室的女友希望知道原因，可娜说没什么。

“十日上午八点十分她出发上班，她准时到班，经理说她一切正常除了比平时文静一点。她早已通知经理一候公司找到接替人，她立即离职。她和费律决定结婚后把蜜月稍为延后，可娜是十分优秀的秘书，那经理曾一再希望她结了婚仍能留任。我一再地重复，目的使你们了解她对工作的责任感，既使她逃跑是因为费律的原因，她也绝不会弃公司于不顾。

“她速记经理的口述到十点，而后她开始将速记改变为打字。她所做速记中有一封信十分重要而且是密件，和某种新式飞机有关，还有一些公司间备忘录，也是机密。

“那经理在口述信件后离开办公室参加简报。简报为时二十分钟。回办公室时发现可娜不在办公桌后面，信纸卷在打字机之上，她已开始打了几个字，而且在一句的中间停住。那经理以为她去洗手间。回到自己办公室，继续工作。十五分钟后他想到另一必须办理的信件。按铃请可娜。由于没有回音，他来到外间，发现一切都和十五分钟前相同。

“又再过十五分钟，他请另一位秘书到洗手间找寻可娜但没找到。从此可娜失踪再也没人见到过她。可娜随身皮包放在桌上，里面有她全部财产大概五十元零钞。她没有银行存款。她的唇膏、粉盒、胭脂、钥匙和一切用品都在皮包里。”

“有没有通知警方？”我问。

“有，但警方没有尽力找寻。”

“还有什么其他线索？”我问。

“有一件。”

“什么线索？”

“依据她同室好友说，可娜全身散发愉快之情直到失踪前二十四小时。所以我试图追究到底最后二十四小时发生了什么变故。唯一能发现的是出事前一天她曾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来自拉斯维加斯一位姓苟的。”

“怎么会知道的？”

“房东太太每天分信到各公寓，她未出嫁时姓苟。二姓只差一笔。房东太太强调她除了确定信是寄给她的房客，和她自己不致分错外，不喜欢多管别人信件来自何方何人这些闲事。”

“当然，”白莎讽刺地说：“她绝不会想偷看别人信件。”

华先生笑笑说：“她说姓苟的不多，当她见到拉斯维加斯苟寄时，以为是她亲戚寄的，然后知道是‘苟’不是‘苟’。”

“拉斯维加斯什么地址她记得吗？”

“她记不得。”

“发信人是男是女她知道吗？”

“不知道，信上只有拉斯维加斯苟寄，这当然不算是个有用的线索。但也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那本速记本怎么样？”我问：“就是有重要机密信件速记的那本速记本。”

“就放在她办公桌上。”他说：“这些若有遗失，也许可请联邦调查局介入。但她的失踪任何方面看来，和她工作并无关联，而完全是私人原因。”

“你认为拉斯维加斯有位姓苟的，可能知道她失踪的原

因。”白莎问。

华先生说：“是的，柯太太，荀也是很少的姓，在本地有一位荀海伦，在这里已好几个礼拜了。”

“你去找过她？”我问。

“你怎么会想到我去找过她？”他小心地问着。

我说：“你既知道她在这里，你当然希望自己去找线索，何需聘私家侦探来调查。只有一个可能，你试过但失败了。”

他没有立即回答，他把雪茄自口中取出，对它看了几秒钟，移动了一下坐的位置说：“老实说是事实。我在这里有些朋友，姓彭。彭太太是多年好友，她女儿若思非常可爱——我一直希望费律能了解她有多可爱。”

“他不了解？”

“他们也是好友。我曾希望朋友变亲戚，假如没有傅小姐的出现，一切都会成事实。”

“彭氏家庭还有什么人？”

“彭家腾，是波德水坝发电厂的一位年轻职员，业余飞行员，他有一架飞机四分之一的主权。”

“彭家只有三个人？”

“对，只有三个人。”

“你请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找过海伦。”

“是的，家腾做了些调查的工作。我给他长途电话，请他在此找一个姓荀的人。万一找到去问与可娜有什么关系。不久他找到了一个荀海伦。”

“他见到她了？”

“是的，见到了荀海伦，但对全案毫无益处。”

“详情如何？”白莎问。



“荀小姐告诉他，她没有写什么信，她也不认识任何叫可娜的女孩，当然更不知她在哪里。并希望不要因此再打扰她，她说从未听说过傅可娜这个名字。”

“她说的是实情吗？”白莎问。

华先生说：“无从得知，家腾相信她。那女孩本身神秘兮兮不可捉摸，所以我要请专家来试试。”

“警方如何？”白莎问：“你说他们不太有兴趣？”

他动动肩部：“在他们看来，不过另一件人口失踪而已。他们依常规调查了一阵子，如此而已。他们有戒心，认为大多数这种年龄女郎的失踪，不是怀孕就是私奔。他们认为可娜原有情人，决定嫁给费律因为他是金龟婿，但最后还是爱情重于面包。”

“费律真是金龟婿吗？”白莎问。

“有些妈妈们会这样想。”

“你希望唐诺能自姓荀的女孩着手？”

“我要他查明可娜出了什么事，为何失踪，现在何处？”

“你希望他查出什么结果呢？”

“我希望唐诺能证明可娜的失踪是出于自由意志。我希望可娜失踪的原因会使我儿子对她死心。更能转变加强对彭若思的兴趣。老实说，可娜失踪造成了太多宣传，使我觉得即使她回来也不可能是个好媳妇。她是个好女孩没错，但华家容不得这类事的发生。”

白莎说：“唐诺会使荀海伦什么都说出来，女孩都喜欢唐诺，她们真心喜欢他。”

华先生很赞许地望着柯白莎，他说：“我真的非常高兴能找到你们的帮助。虽然我绝不会想到一个侦探社是由一位女